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駁榮

篁墩文集卷二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福建按察副使胡公序

浙江按察副使臨江胡公希仁以服闋至京師陛見不數日而有閩憲之命將陛辭矣監察御史陳君叔振合閩之仕於朝者餞之以古者行必有言以贈乃因詞林舊誼來屬之余初胡公以景泰甲戌進士授戶科給事

中最以文學鳴兩僉憲於廣東一副憲於浙江皆奉璽書提學有聲今茲之閩也乃始涖提刑之任焉由是士夫間有以釋教養之勞而獲考訊之權為公喜者余竊以為不然經律之不相能於世也久矣吏之詆儒者曰專經而迂儒之詆吏者曰任法而俗皆非也淑人之心以求治與刑人之身以弼教其澤恒均二者蓋相為用而經者本也經明而餘無所難理者矣士君子安可輕此而有取於彼哉余嘗道浙江見胡公廸士之勤律士

之嚴閱士之公心愛重其人以為由淛窺之則廣人之所感慕可知矣然則胡公教成於兩藩十餘年化行不啻數千里經生學子之出而授政於中外者彬彬焉斯不亦難乎為之難若是則烏有本立而末之不舉者乎閩自常袞興學人知向方而宋之南渡也子朱子産於其邦政教之說所以繼絶學開至治者隨其力之所及而為之必效也遺言昭晰可舉而行胡公亦既講之數矣矧加之通練之才英發之氣推平生之學以副聖天

子之明命使閩人被政教之澤而士君子収儒吏之儁功不在兹行也哉余於胡公嘗獲交往同議論知其人蓋深於經律者故竊以解提學之難而得提刑之易為公喜也於是乎言

贈錢揮使序

成化十九年冬五軍大將伏闕言天下武臣子集京師者請大閱之如令詔遣中外文武近臣往監涖之得雋者若干人大同中屯衛指揮錢鐸譬時預焉凡與譬時

有親好者相率請余贈之一言警時之內余之從弟也愛莫助之亦烏能靳不一言惟國朝之制武臣得世官然自諸衛以上都司都府官雖尊而不克世衛自使以下諸部屬雖克世而非崇階若服金紫食萬戶之祿而世不失尊者惟衛使為然官及衛使官亦美矣世官之功在洪武為開國在永樂為靖難其出於近代非一途惟開國者上佐高廟却戎敵以清中原萬世之功也功預開國功亦僅矣世官之傳或一再或止其身至於削

秩投荒者比比也有傳其子若孫五世世其官若禄百有餘年非其祖考積慶何以致之慶至累世慶亦弘矣官之美功之儁慶之弘斯三者皆世之所難也而錢氏則庶幾乎錢之先鳳陽臨淮人自永寧府君以鄉人子仗劍從高廟渡江起虎賁幢主累官明威將軍僉指揮事南收吳楚閩粵北戰山西遼東畧地摧堅所向有功而卒於閩葬懿文園特禄其長子於錦衣親軍未幾繼逝而弟代之改大同中屯永樂初移戍河間從文廟北

狩卒於軍而子代之子老而孫代之即警時之父也警時年未三十而襲先世之美官承先世之雋功享先世之弘慶又褎然得雋於天子閱武之塲如此宜諸君子歆豔之而思有以張大之也雖然今之號武臣子者坐有先禄為著令其弊多驕人恃其先勞可自逭其弊多玩法負其先殖以從事於聲色其弊多虐下斯三者皆有家之大忌也而武臣子恒甘心焉寡學故也古者文武無二道俎豆櫜鞬動必相資非若後世之恝然兩途

不相能也警時為人外和易而内廉隅喜讀書嚴於奉法無紈綺之習樂從賢士夫游怭怭若諸生先少保尚書襄毅公暨仲父瀋陽使君咸愛重之玆之還任也振祖烈報國恩知三難之不易獲而三忌之不可少徇也益進修於問學而不與凡子伍以無負館甥之心與諸君子之厚望語位語功必有大焉者矣警時勗哉以無忘於斯言

贈南京太僕少卿唐君序

通者聖天子以北人假息塞下數勤邉吏以動京師詔發兵擊之而國馬以時平多耗於是下令修馬政而兩京太僕適以少卿員闕有詔吏部推擇一二臣名以上俟親擢焉於是尚寳丞河間唐君章受簡命之南京士夫交慶以為得人有嘖嘖於傍者曰唐君起家經術取進士歴禮科都給事中職封駁者十餘年以才以能佐臺省長藩臬無弗宜者乃轉丞尚寳屈為郎者數年拔滯而通舊跡以興足自慰矣乎余曰不然唐君豈遽

以職之大小爲戚欣者哉南京實祖宗定鼎之地兵備不可一日闕而馬者兵之本也聖天子不惜左右近侍之臣俾往任夫攻駒考牧之事豈直以君勞而姑以厚禄慰之者哉起廢墜於積久之餘振事功於維新之日此聖意所望於臣下者唐君其知之矣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而大司馬以馬名官誠以馬之增耗而兵勢之强弱國計之豐匱繫焉其重如此今兩京太僕之臣終歲勤勤奔走四出非不求舉其官而馬不加多何

哉上臨之以姑息下應之以文具雖天下之事常然而馬政又其甚焉者爾雖然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此有官者之法守也如有能恭以奉職儉以律已上下一於誠而不敢欺且肆焉天下之事可從以理而況馬政乎迹是觀之馬政之舉不舉亦存乎其人爾唐君辨博警敏於天下事固嘗論諫於廷又親見聖天子赫然詰戎兵以揚大烈玆之往也固將佐其長倡其屬善於其職如唐貞觀開元之盛以副一時之慎選與士夫之厚望斯

非君之可慶者與若夫貳九卿於留都服金紫安坐以食中大夫之禄雖君之榮而非所以慰君也君勉之南京太僕治江北滁州盖出高廟所親定謂其地沃衍宜馬故不與在京諸司相屬先尚書襄毅公天順中嘗莅之其後余省覲南歸亦道滁過太僕治所望瑯琊之深秀勺釀泉之甘冽探醉翁醒心諸遺蹟之佳勝立馬道傍徘徊不能去者久之盖至今往來於心猶一日也唐君於余家同鄉進同年又素為先公所器愛名位所極

將先後之而未可量也余故因其同寅諸君子之請序其事以贈蓋於上之所以用君與君所得於人余所望於君者三致意焉

贈馮君克遠知建安縣詩序

馮君克遠世家徽之績溪少以俊秀爲儒學生業尚書有功蓋一鄉之談經者莫或尚之然以是經赴南畿秋試輒不利最後以貢入太學始克以成化甲午舉於京闈赴禮部試又輒不利乃就吏部銓以甲辰夏廷授知

建安縣事以去初君不利於兩試而退修於家也以其經授之徒葢不數年而舉於鄉者六人舉進士於廷者三人其餘待提者又若干人故君之罷試也多以大器晚成之説為君留者其入銓也又多以不與府佐州正之列為君惜者君不色動曰是有命焉吾知安之爾由是君子知君之所業久所得必精且深葢不獨淑其身及其徒而又將推之以澤民也與夫君子之學成已成物而已成已難成物益不易而君則知志乎此矣矧建

安在閬中為壯縣有先正薇國文公之寓宅在焉而君又薇産也淳樸而靖恭碩大而疏通誦其詩讀其書仰其遺風而施令於其邦其所志將不伸於公乎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師帥所以長民師所以教人闕一不可也以君之資而加之經術施諸其徒者既如此兹之往也均賦以厚民生興道以善民俗歲時俎豆進趨於鄉先正之庭而無愧焉則成已成物之效益大於前而名之興位之進不卜可知矣雖然君知命人也因其業而究

其成豈役志於名位者哉獨以三百篇風雅之間所望乎其人者非譽聞之淑則寵禄之光也豈不謂名者實之賓而位者德之章乎君學徒胡進士光方衷諸君子餞別之詩以余同郡人以序請故輙道君之出處與君之志而致遠大之望焉亦將使後之人樂君之政成而相與取驗於發軔之初者於是乎有考也

贈崔君廷佩判歸德州序

我高廟制報功之典文蔭武襲著於令甲澤厚而禮均

將俾世守焉其後令格莫知所從起竊意當文廟渡江後有司者不能以時建請之過與成化初始下建請者議廷臣三品以上許一子入太學如例授官自鹽山王忠肅公而下三十六人聖明仁厚思還舊制以勵羣臣預者感激聞者興起戴恩圖報之心惟恐或後豈非一時之盛與葢於今十有八年矣廣宗崔莊敏公嗣子珂始獲廷授判歸德州事珂字廷佩在衆中特醇謹無紈綺之習種學績文屢入秋試弗偶莊敏公訓育之甚勤

公位冢宰總百官於兩京兼贊留務責重望隆不得顧其私於是綜家政應賓客廷佩惟所命而不失公之捐館也奉襄事無違禮又翼成其弟璿請於上得中書舍人之禄以守公祀孝友清白之風求諸大臣元老之後若莊敏公者豈不鮮哉歸徳開封支郡也領縣五有衛兵雜處其間地大事殷號稱難理判之上有守有貳其下也有幕有屬又時臨之以藩臬大府之臣仰承俯御而中處之必有道焉廷佩平日所得於父師者必熟宜

無待余言者然余聞之禮以涖官不敬為非孝則廷佩
於此宜必有所從入乎夫公往矣公之盛德所暴白於
天下後世者莊敏爾莊以律已而弗肆焉體之立也敏
以應事而弗滯焉用之行也二者不可偏廢也大用之
則大成小用之則小成亦不可諉之為難能也廷佩勉
之下不墜故家文獻之傳上以答聖天子優崇者俊勲
賢之典且使公卿家得相視其賢否為勸戒此余之望
也若官之内外職之崇庳豈君子所足計哉先襄毅公

典兵於兩京實與莊敏公同時又先後領留務交莫逆余弟敏德入太學復於廷佩同齋館聯硯席通家之好非一日也故於其别有愛莫助之之歎特序以贈之

文昌坊程氏族譜序

文昌坊程氏族譜一帙為卷者九為圖者二十有二為詩若文附見者凡若干篇故湖口令叔武之所編今儒學生昭之所續而儒士弁之所叅訂者也江南程氏莫盛新安新安之程實出廣平又上出安定安定之得姓

以周大司馬程伯休父廣平之著望以趙忠誠君嬰迨新安則晉本郡太守元譚以其政顯陳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其勲顯姓益昌族益蕃而望益有聞於天下其詳則具於宋都官祁之世譜休寧為新安屬邑程視他姓為多市道之間村落之交若櫛比然皆程氏而居文昌坊者其一焉考其譜謂忠壯十六世孫杭周顯德中為東密巖將捍休寧有功定居臨溪四世孫秦宗宣和中避方臘之亂遷泰塘子康建炎初知泗州嘗續都官譜

中失於兵燹泗州三世孫克明生煒煒再世生應護通譜於歙宗人丞相文清公此則叔武所據以為編者煒弟烜生可績遷槩村可績四世孫叔恩元至正末避紅巾之亂又遷五都湖村叔恩生二子以安以善始定居文昌坊以安二子長志遠次宗遠始以尚義得官子孫復多游庠序間此蓋昭所據以為續者二譜參訂出於弁而汉口宗儒隱預討論焉要自以為覈矣志遠子五人宗遠子四人皆淳謹有立志思亢其宗蓋不踰時而

良產華搆將甲於一邑昭之兄景厚嘗及見先尚書襄

毅公公甚嘉之故其昆季於余甚厚間以此譜相屬而

為禮甚恭以勤則為之序曰譜之於人大矣然豈獨以

昭門閥博昏宦以誇世俗如魏晉隋唐之際之所為哉

明昭穆以崇孝敬廣恩義則雖無譜也奚患焉使有譜

而本之不立則雖賢聖之後人且賤之亦何貴乎譜譜

固不可無亦不可恃也昭兄弟知譜之足貴矣而不求

所以大斯譜者可乎哉讀為良儒耕為良農出游而為

良賈力其本焉弗怠使昭穆以明孝敬以崇恩義以廣則文昌坊之族將以德善名其家豈徒見重於文字之間而已余不肖亦幸出忠壯後嘗會諸房作統宗譜刋布之惜此帙晚出不及會以遡其原而要其歸又因以念新安之程如文昌坊者計尚有之顧宗法不行於世莫能盡其親踈離合之由益可嘅也

王同守贈行詩序

成化甲辰秋朝廷有事於北邉議者請發畿内山東河

南之粟以濟師各責其上佐一人董之而同知廣平府事王君原常實預是行原常董其所部諸縣之粟凡若干石親跨馬屬櫜鞬謹其芟次而撫其勞瘁出居庸以達龍門又走大同致命於大司徒青神余公惟時余公方受詔督諸路兵得專閫以便宜從事而戎裝所需莫良於陜擇知兵者一人往辦之而原常世居滹河為大司馬戇菴先生之子又特有是行焉過京師告別於所還往得詩若干章而余為之序曰若原常之行可謂壯

哉矣夫古者文武一道而士之有文事武備者其常也中世以來始稱横槊賦詩下馬草露布者為難得葢士之齪齪者不足語此而號儒者亦諱言兵士之失職久矣原常以精悍出羣之姿加以倜儻用世之才濟以家庭三禮發身之學所養既弘所閲既熟故一出而以書生集難辦之事以有司成佐軍之功超乎等夷而無忝於為士者如此諸君子壯其為人播之聲詩以為行李之華而備離筵歌吹之奏宜哉雖然董軍儲於北邊預

有賢勞以裨國計者臣道也治戎裝於關西便途歸覲以壽雙親者子道也二者兼盡則忠孝之端也士之大節不可一日而不求所以充焉者也戇菴先生以三朝元老還政家居正色昌言聞者興起况其愛子得於耳濡目染者有素亦何藉於人言玆行也喜於暫會而樂之必深念其遄歸而誨之益切原常敬受而加勉焉壯歳功名當不止此則是詩亦不可以不序而留以取驗於異時也先尚書襄毅公於戇菴先生為同寅交相孚

而不比故通家之好余得以凡事原常而原常壯哉之志則余瞠乎莫知其所從矣

贈周君德中同知蘇州府詩序

初成化乙酉之秋安陽周君德中舉河南鄉試第一人京師傳誦其程試之文而歎曰中州奇才也然德中數奇弗偶凡七上禮部退而好修不懈久之年幾可以服官政矣門生子弟多舉於鄉試於廷矣甲辰之夏乃入吏部銓復舉銓試第一人尚書以下覆其文而歎曰制

科遺才也奏授同知蘇州府以行於是薦紳能言之士
善德中者分韻賦詩以餞而余為之序曰士之負卓越
不羣之才見用於時者其自待必重而君子亦必有以
嘉予之燕之以飲食贈之以車馬而或貽之以聲詩其
禮勤其意周然飲食以適口也車馬以佚身也其予之
也淺詩也者所以作其氣而感其心也其予之也深此
三百篇多贈行之什學者誦法之至今而莫之敢廢也
今天下東南大藩莫如浙大郡莫如蘇國家財賦所自

出而蘇以一郡敝制之一藩劇可知矣德中一發解於
鄉士再擢冠於選人其才亦可謂卓越不羣者矣以卓
越不羣之才佐財賦最劇之郡位相值而力相當其舉
錯之權出内之等利病之策所以厭人心紓民力而大
有為於句吳之區以增輝於古循良之傳不有日哉矧
其家食之日長而學益精出官之日遲而事益練其自
待之重久矣亦何俟乎人言然君子成人之美者愛莫
助之則禮勤意周而予之深者非詩亦莫能致之也况

諸公之詩或頌焉或規焉亦安知其詞之温醇意之忠厚不有脱凡近而上得古詩人之風旨可傳者乎德中爲故鴻臚卿拙逸先生之子江西左布政使德明之弟今駙馬都尉德章之兄門第之華文獻之盛甲於一時然貴而不矜富而不侈皆士之常不敢以是取足於德中也故不著

贈宋君廷貴知泰安縣序

太學生宋君廷貴於國賓王公司言有鄉曲之雅公因

聘主其塾訓其犢子焉余數過王公識其人蓋君名在吏部銓籍甚久將注官矣然君念有母八十在堂每對人語及之必與涕俱一旦束行李告所知將往省於故鄉或沮之不可行且有日而吏部忽得請揀府佐縣正其法甚嚴君㝗然在選中廷授知泰安縣事以行聞者嘖嘖曰舍官觖而急親闈若宋君者孝矣哉天不負之命與事會不徒一慰倚門之情而遂司百里之民社為母榮得七品之禄食為母養計君之為心視毛義之喜

殆有甚焉然使宋君前期而行則人必為君後時而悔於是王公歎異而嘉樂之請余序其事以贈噫忠者孝之推也而欝之久者發必宏君誠孝矣又所業者三百篇之經上秋試十有一科不利於有司而學益充授之以政宜其達矣而余竊有所進焉者今闗中劇旱民饑荐興廟堂蓋不能無西顧之憂勉哉宋君促駕以往拯秦安之人於溝壑之中而措之袵席之上為諸邑先以無負遴選之公昭宿學之成答故人之厚望不在兹行

勅諒矣忠孝之相為用而士不可以偏廢也先是有著令勲戚大臣必進修於太學宋君嘗與恭順侯者聯硯席諸公亦相率友宋君而禮之故餞君以酒贈君以言王公倡之而諸公悉附名其後云

封奉直大夫知薊州汪先生七十壽詩序

汪氏在新安六邑最盛率祖唐越公華而越公實始居績溪之登源故登源之汪尤盛曰裕清先生者仁厚人也以儒醫鳴其鄉嘗用薦為績溪醫學官以奉其父甚

謹父安其養年九十有二及見五世孫無恙在堂而先生亦今年七十矣先生訓育其子孫甚力諸子曰溥起鄉進士守蓟州曰瀅起進士尹玉山諸孫曰度繼舉於鄉而先生亦受誥命封奉直大夫如溥官矣奉耄耋之親於堂見曾玄之孫於家而又迭享牲鼎之養於官顯受綸綍之命於朝有一於此皆世之大慶而獲備於裕清先生之身亦可謂難矣頌聲不作其何以昭世德而風鄉人於是其壻友上林苑丞程君京輩告諸搢紳播

諸詠歌將寄壽先生而謂詩必有序以見作者之意爰屬之余余聞宣聖論壽必歸諸仁易賛家慶必本於積善蓋不易之理也汪先生始以醫起家壽其親及其身推之以活其鄉黨宗族甚衆其仁之施善之積不已厚乎而又兩子競爽為國家司民命於大郡名邑之間仁聲淑聞足以最考功之書膺宣室之名語善與仁益又大焉則宜其壽開於先者將底於期頤幾於人瑞而迓續敬承其後者殆不可量也哉先生誕辰在歲之九月

二十有二日張筵於庭長幼咸集稱慶之際命童子歌諸公之詩以侑觴吾知先生心益休體益康祿養恩封與壽俱進鄉之人顧瞻咨嗟又必以為仁人長者其所獲如是有景仰企慕之心則此詩於尚齒好德之勸不既多乎余嘗過績溪訪登源拜越公之廟而裵徊於丘壟亭榭之隅崇山複嶺秀拔環峙大溪水經其前盤廻百折而後出竊以為地靈所鍾必有異人況盛德之後實家於此庶幾見之以為快乎盍今得汪氏而後知人

境之足以相當也是為序

戶部郎中官君輓詩序

平度官君汝清與余同治尚書就天順壬午之試君魁山東余亦繆魁畿北蓋相聞而未相識也既舉進士成化初先婦翁太師李文達公卒君以工部主事受命往治葬於南陽始識君而未悉其人也戊戌歲大侵君以戶部主事奉璽書賑河間余亦得請省覲還新安乘傳而南適與之遇見君規畫舉措不遺餘力所活數萬人

心竊異之既又訪余公館聽君言弭災六事鑿鑿可行其一論水患尤切云河間界滹沱中堡二水地最下有九河故道疏其委以入於衛河河道久而淤為腴田則民據之或舉而歸之貴近勲戚之家知利而不知害也由是水無所洩加以霖潦則四潰浸淫以壊民田歳以為常誠使水有所歸則歳入當倍且疏濬視賑貸其費不啻什一而議者或病於難集葢世之樂因循而憚興作者常多也余家中世自新安寓河間嘗考圖籍詢故

老按形勢得其說而莫可語者聞君言為之驚喜曰吾人自是具有瘳乎君亟草奏言於朝而議者果以為難事竟沮然畿北人感君紓國之心裕民之策口之不置而有遺憾焉余既遭先少保襄毅公之喪與君并濶甚久癸夘夏始上京師道諏君出處則已進郎中再奉璽書督儲於薊其所建白益多聲望益振余方覬其再見相與傾倒而君不幸已矣嗚呼悲夫世固未始乏才而求夫好古之學經世之務可以備將來大用之選若君

者葢屈指可數奈何其年之弗永才之弗究而余亦安能不為世道之惜也哉君捐舘時年四十有一有弟曰賢亦學於鄉長子曰㷀載方為儒學生能收君之遺文狀君之遺行又告哀於所還往得輓詩若干章奉以視余余既悼君之早世又幸君有佳子弟足以引其有餘不盡之澤而益長也序而歸之俯仰今昔有不勝其泫然者矣

贈葉君茂卿通判廣平府序

成化甲辰冬十月葉君茂卿得入吏部銓廷授通判廣平府事凡同出新安而寓京師者相與榮之又從而餞之俾余有言以重君余於君交久勢不可以無說乃諗於衆曰世率以地南北異宜人馴悍異性治之所施者寛猛異法若君之行何如哉君生江南𦕅然一儒者筮仕而佐大郡於北方將孰不以為難乎余則曰否夫難者勢也而有不難者存理也學足以明理則舉措之間無施不可其何有膠於一偏而不相能者哉廣平古晉

趙之境號漳河間一都會風氣剛勁士多義俠若程杵之忠廉藺之烈望諸君之風槩清河崔氏之孝友遺風習俗千載猶新而例以北方為難馴欲一切以猛從事亦烏可哉君學道三禮於王制之詳民志之辨皆已素定又數屈於禮部齒益健學益邃人情世態閱歷之益多玆之往也將大展其所蘊佐其長率其屬綏廸其士人地之北猶南也民之悍可馴也寛猛相濟而政無不成也矧君以歙人莅廣平皆帝都輔郡何南北之不相

通被仁義禮樂之澤最先何馴悍之不相化政令之須建白之上朝發夕至何寛猛之不相為用而私憂豫計之哉竊有所告於君者比歳以來暵荒民饑江以北為甚廣平其一焉雖聖天子憂勤屢有明詔問民所疾若而有司奉行力不力恒均也若是者將誰之責歟夫建官以為民也民不被其澤而安居以享禄食循資以待遷擢儒者之恥也君學術老成宦途云始舉而措之將必有出乎常情者哉願與鄉人共拭目焉

贈平江伯陳公還鎮詩序

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將漕運兵十餘歲矣歲一朝京師以為常乃成化甲辰冬上書乞解印就第優詔不許於是節鉞還鎮有期凡搢紳內交於公者咸賦詩贈之推余為序惟我朝文廟徙都北京國計悉仰於東南特遣文武重臣建牙淮水之陽以經制之而公之曾大父恭襄公首膺是任論者以為中興計臣第一人其大功盟於册府其遺愛存乎廟食者不替益隆也公以元勲

世胄起而繼之兵强食足為諸鎮之冠而又識達政體每有建白利病之策昌言於朝以是主上嘉其忠勤慰諭勉留而搢紳懷憂國愛士之心不能已於言者如此余竊觀名虎征淮南之夷而周人有江漢之思李愬平淮右之賊而唐人有方城之雅傳之後世以為美談今國家承平兩淮晏然非叔李可比雖連丁歲侵得公坐鎮其地拯之輯之不遺餘力休兵恤士以收足國裕民之功視虎與愬殆無愧焉刻江漢之詩必舉公與方城

之雅亦頌西平視公之於恭襄又將以濟美並稱於百代之上盛矣哉世臣之足為國重有如是者然則諸搢紳之作雖比之江漢之詩方城之雅亦何讓哉公少承其父莊敏公之訓喜問學隆師親友迨今不衰每士夫道淮必禮接之或就而問政有古儒將之風故人樂與之言而余交公尤稔輒為道所以作者之意雖然出入均勞盛世所以優大臣也公之勞於外也久矣上下之屬望於公者厚矣不日名還留衛天子建封侯之業以

增輝於家乘史册之間諸搢紳嘉予之者又將不止乎此協聲律被管絃以鳴國家之盛豈特公一身之榮而已

怡雲錢翁六十壽序

先民之壽大率以百二十歲為期六十則壽之始也出而仕於朝五十服官政六十則指使處而飲於學五十者立六十者坐示將以漸而致其隆焉蓋先王所以優六十之人如此而况子之於親乎當喜懼之交而致夫

耄耋期頤之祝固情之不能已邪無錫有怡雲錢翁者本吳越武肅王之裔自其祖父伯叔以來世以尚義聞至翁益篤於孝友盡父之喪隆母之養推讓田宅以與兩弟而又屢矜其不立三撫其遺孤雖已產藉是以日朘而不恤也方且延師以誨子捐粟以濟饑輯其先世遺文為襲慶編以傳世而翁亦年六十矣於是翁三子因余所善户部趙夢麟主事以請曰願有言焉以為翁壽余不及識翁而得觀其所謂襲慶編者又及識翁之

從子所謂鴻臚君楷者知翁上顯其宗祊而下成其子姓不遺餘力盖孝友人也語不云乎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則壽矣翁雖不仕而以尚義恩授承事郎又以德善重其鄉鄉之為介為賓且自兹始跡是觀之其心休其體豫由六十而底於上壽不庶幾乎雖然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進德之功不以老而倦也豈惟六十哉萊子年七十而孺慕申公伏生皆年八九十而傳經張蒼年百餘為漢計臣多著述古之人年彌高德

彌篤者如此翁思古之人益策其所未至而不強其所不能使年與德俱進祝以漸而致隆將有不一之書余言則其兆也翁名會字孟津別號怡雲始生在嗣歲之元旦後八日其配長洲徐氏少翁十歲賢而偕老三子曰本相榦皆孝謹克世其家云

呂母太夫人壽序

走少以童子執灑掃之役於嘉禾呂文懿公先生之門先生以清德正學輔英宗退而執經以授今天子蓋蚤

莫汲汲畢力於公而弗顧其私凡區畫家政一出於太夫人徐氏太夫人淑慎之姿貞靜之德賢明之行可方古人蓋一時卿大夫家率自以為弗如也走獲與及門之士從公子今主客郎中秉之以歳時升堂拜舞為壽太夫人推愛子之心以及諸生由是諸生自幸為得所依庇率事先生如父事太夫人如母迨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不可作久矣太夫人居嘉禾故第無恙在堂而春秋亦六十餘矣及門之士或顯或隱多以星散而走於

秉之得侍同朝篤世講焉雖無復向時展敬修謁之勤
而此心葢未始一日忘慈煦之澤也成化巳亥春走自
新安省親還朝過渊始獲拜太夫人於堂癸夘夏復自
新安起復而來又獲拜焉凡再見而太夫人體益彊德
益劭內政益修而明僮僕益恪而嚴葢不以老而怠其
家者如此然獨念秉之不置曰庶幾王事有間乎其遂
迎我我將從之撫諸孫以為樂乎人以是知太夫人之
慈走之至三月秉之果以太夫人故力請檄而南將便

道奉板輿北上遂天倫之私而不廢乃公人以是又知秉之之孝夫慈與孝皆出於天而性於人順之則為福斁之則為盭若太夫人之慈歆其子之孝而有不獲福焉者寡矣吾知其心之廓如身之胖如將壽之隆如不可以言贊也走之先尚書襄毅公於先生為同年母夫人於太夫人有娣姒之義方迎養於京闈秉之之行喜不可遏知二母之相見有日而獲伸其私也輒先序其事以貽之請為歸壽之獻

驄馬行春詩序

成化乙巳春監察御史姑蘇奚公克新奉命出按於南畿搢紳大夫作驄馬行春圖賦詩贈之而以序屬余余竊觀國朝著令每歲必遣憲臣分行天下以飭吏事恤民隱其責最重而在南北兩畿者為尤甚蓋畿內郡縣地逼而事殷地逼則毀譽易達事殷則舉措不遑誠非一藩省遠外之地可比奚公少以明經領天順己卯鄉書久之舉成化壬辰進士有起家之學筮仕知青州樂

安縣凡三年有及民之政受薦而入為御史甞奉勅理鹽法於河東又奉勅綜邊務於居庸諸路有奏最之績茲之往也固將有所罷行而適於緩急之宜有所糾薦而明於賢不肖之察使七郡之吏民畏而懷之非議不興而廢政畢舉如是則亦何責任之重之足慮哉昔桓典為御史時人有行行止避之謡蓋予之也鮑宣為司隷時人有三入再入之歌盖期之也今送公之詩多出名卿才士之口予之深期之遠亦皆本於善善之公可

以附古風人之義而傳者行臺靜深職事有暇時取而諷之固將惕然思有以副之而莫能已乎不日還朝風裁益增而名益振天子益寵嘉之將有進擢之命以比跡於桓鮑且有徵於是詩俾一時號良憲臣者曰有奚公焉豈不韙哉

贈守禦滄州正千戶趙良玉詩序

滄州爲河閒支郡古燕齊孔道而其境東極於海擅魚鹽之利盜出不時蓋嘗宿重兵委將吏號橫海軍節度

使國朝既一海内於滄州罷兵置牧專蒞其民民相安
而莫相恃者餘百年矣成化乙未朝廷始用議者言徙
河間衛一軍於滄州號守禦千户所以漸復前代之舊
有牧以養有兵以衛民有所恃以無恐而益安葢修廢
之良策經始之遠圖也維時武進趙君恂以正千户將
其兵以行至則畫疆界立營壘開屯田而建牙於州中
不遺餘力以成偉觀庶幾一時良武弁乎而間以勞役
得末疾久之弗瘳乃遣其子瑛請代於朝許之瑛字良

玉余季父之壻也其為人通穎而識事謹愿而好文余嘗器之而愛莫助之也青宫直講之暇為請於同官得詩十章以華其行且序而告之曰守禦之官誠美矣顧知夫朝廷所以不憚徵調之煩規措之費者何哉凡以為民耳夫兵民一體勢若輔車政扞則上之毀生情否則下之怨興而亦何有於守禦之設哉如使莅民者曰兵所以衛民也吾民不可以不勞典兵者曰民所以養兵也吾兵不可以不戢如此則情相孚政相濟而為滄

人之慶也大矣良玉自曾大父以來預有開國靖難之功載於册書而其父又以老成膺選擢首事於滄州者也良玉繼之而年甚壯志甚勇他日不有以邁前烈拓後效以答世將之寵而無忘於搢紳大夫與進之盛心是豈所望於館甥者哉然則良玉亦安肯取足於是而不加勉與

張氏世美集序

涪人有雲菴張先生者以易名家嘗魁正統辛酉鄉薦

有提高科取顯仕之地而先生念失其父也早獨頼母守節訓之成欣然就乙榜以去又接就禄之令而得蜀之廣安學正自署其堂曰榮養虀鹽之樂不必鍾鼎也既而親終改陝西華州九年升山東濟南教授凡三主師席門生多列官中外而先生亦年才五十一耳毅然引疾西歸或署其堂曰恬退盖先生之出也可以勵禄養之子其去也可以勵患失之臣豈非一時忠孝人哉今兵科都給事中本謙其長子也本謙世其經舉成化

丙戌進士官瑣闥久之受貤封之寵且得請歸覲於涪維時張氏子弟以輸粟賑饑而為義官者三人以執經入學而為儒生者四五人或署其堂曰恩榮而先生未嘗以喜本謙奉璽書敭歷於湖廣貴州兩藩祛宿獘杜私謁竟為譁者所誣訟謫判陝西耀州將署其堂曰遂休而先生未嘗以戚蓋先生飭其躬以淑諸人而施諸其家有如此者本謙懼弗克承之將取四堂所得名公記序詩歌類為巨編刻梓以傳或者為題曰張氏世

美集問以序屬余久無以應也會本謙上疏仲雪荷特
恩進今官而母訃又適至則是編之託余豈可以無說
哉惟古人號世濟其美者蓋有之矣而美之小者不足
言若忠孝則美之大者然亦必不以外至者為戚欣而
後能之若雲菴先生殆有見於斯乎先生通經學古且
聞道於至人往往有脫屣世塵之意宜其芥視軒冕進
退從容而先立乎其大者如此曷哉本謙尚以平日所
聞於家庭者充大而光敭之使功名焯焯於盛時上報

天子知遇而下昭先生之徳於無窮他日所以世其美者將比迹古人而無愧當世名流所以嘉予之者亦寧止乎是哉先生名玄字成功封兵科給事中雲菴其别號本謙名善吉余同榜進士云

贈知婺源縣事董君序

知婺源縣事董君惟和既受命將之官而婺源之仕者大理評事汪君守貞合一郡之人在京師者往餞之而以贈言托余余亦素相還往其何言之贈而為有益於

董君哉雖然則嘗聞之矣為政者必悉其土地人物而後可與言治不悉其土地人物而惟吾意之所如其治之有成者鮮矣嶶之為郡也領縣六而發源獨於前代嘗為州五嶺莫之其峻極天水之東出者為淛源西出者入鄱湖山川相帶風氣孔完其土地沃矣忠賢之臣史不絕書節孝之坊門巷相望而子朱子之闕里巋然中處道德之澤萬世一時其人物偉矣夫惟其土地之沃則有所資給而民易足其人物之偉則有所漸被而

民易化使為縣者知其然易足者安之而弗朘易化者導之而弗尼如是而吾治之弗成者亦鮮矣董之先蓋淛之鄞人永樂初方占籍北京鄞山水之勝甲東南計與婺等而君又喜問學負才力從禮部尚書菁齋周公游周公器之中成化辛夘鄉舉進士凡五不偶年益壯學益成閱歴益多且熟筮仕而得婺源其治之有餘地也可必矣董君行哉顧其山川而考其題名前代之為縣有去思與人所弗録者為誰莫於先正之堂而服

其遺書求夫為令者之所當勉與所當懲者何在切問
近思而無待於外求則其舉錯之宜好惡之審事上撫
下之節必有可觀以無愧於為士其較夫走阡陌繙案
牘而役精神於僕僕之間者相去遠矣竊誦所聞以荅
諸搢紳致之董君以為少益而終聽之則庶幾婺人之
慶也哉

贈麻城縣丞張君序

故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南陽李文達公中子錦衣户

侯士敬嘗求塾師而未得以語國賔易水王公司言王公憮然曰吾友太學生成都張君孟誠其人也哉士敬即日禮於其廬而致諸賜第之塾中以教其二子鏞銓焉張君學顓而行馴二子者受教惟謹士敬之兄曰尚賔公士欽每語而器之曰此殆蜀才之遺者乎久之當上吏部遂以成化乙巳春廷選爲湖廣麻城縣丞士敬過余曰子獨可無一言以惠張君之行哉惟不佞執經文達公之門且託有姻好凡所以愛厚君者葢與士敬

同顧夫平日飲燕過從之間有會必俱服官行已之方亦畧傾倒矣又何俟乎離觴繾綣之際而後有所譊譊哉雖然士敬之請堅矣則亦無已而為之說曰子之欲得良師與民之欲得良吏一也是故師不良而子無所成者一家之憂也吏不良而民無所仰者一邑之仇也出處仕學之道烏有二乎哉夫丞佐令者也過則有犯分之嫌不及則有曠官之議而麻城又故楚之劇縣境多秀民尤長於春秋非其人政之公行之廉求有能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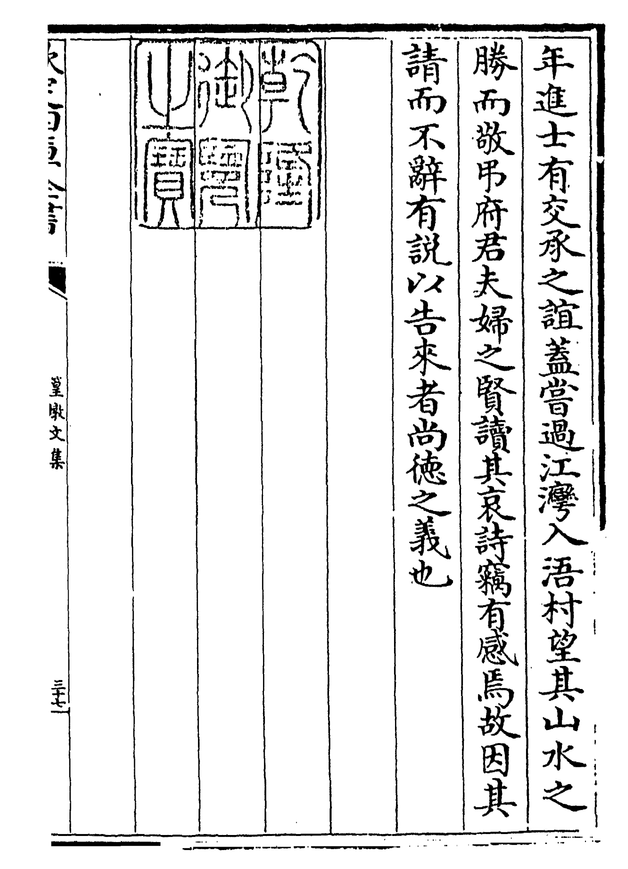
乎一縣之望者鮮哉張君之大父子英以布衣被徵為蜀府寶賢堂訓讀父宗器以鄉進士歷官同知河東轉運司然則君得諸家庭深且久矣處為良師出為良吏以弗墜其先烈有餘地矣余言不足以輔君君行哉不自足而益求盡夫在我者固君子之志也歟

贈監察御史汪府君孺人江氏輓詩序

新安諸汪共祖唐越國公其居婺源浯村者在國初有春坊司直蓉峰先生號最盛諸汪皆莫之及江氏祖梁

宗室云梁亡避地更姓今不能復而獨署其族曰蕭江以自別於土著所居曰江灣皆碩宗也汪府君宗熅出浯村六歲喪母十歲喪父能自立以不墜其先而振其後配江氏出江灣又能佐其夫拓其田宅而訓成其家人賢翁姥也府君卒年七十有二江氏卒年六十有七當昇平之世而偕老獲全歸之樂其生也府君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江氏贈孺人受天子之寵命於身後足以發潛德昭令名其終也長子奎舉進士職風憲出按於

兩淮七閩皆有聲嘗抗疏論天下事不以利害動聞者壯之餘三子坦圻坤亦相與承其父兄之志力善而無弗肖者長婦為太師徽國文公世孫諸婦亦皆出良家其後也府君夫婦之喪告哀於遠邇遠邇之人無不盡傷有奠有輓聯編累帙上足以勸人之親下足以勵人之子其德之徵也夫其生於碩宗動有師法而無過舉故其累行之賢由一身以及一家名一鄉至於如此而人言之可徵者固不可無述也不佞獲與今御史君同



年進士有交承之誼蓋嘗過江灣入浯村望其山水之勝而敬弔府君夫婦之賢讀其哀詩竊有感焉故因其請而不辭有說以告來者尚德之義也

篁墩文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駿棨

篁墩文集卷二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都督李公承恩展墓西還詩序

李公明遠世居陜之西寧而以才武有聲於一時葢佐督府以賛廟謨統京營而修武備以進于通侯宿將之列甚久一旦具疏言臣曩以母喪賜歸祔先臣會寧伯之墓而還朝命嚴莫罄孝思至於今不能忘敢重以請

惟聖明恤之得予告展墓且命有司給車馬續廪餼自京師達西寧聖天子加禮還率以勵介牙心膂之臣甚厚於是縉紳士內交公者繪圖賦詩贈其行而博士陳君啓先來屬予序惟李公實先少保襄毅公所薦士子辱知之不獲以鄙陋辭竊聞古者軍旅以墨衰從事而傳有臨敵忘親之說故中古以降不以喪祭之禮責武臣非不責之也事有急於彼則緩於此而不以常處變者禮也國朝因之武臣請歸塋及展墓者不數見見之

而恩數優渥如李公亦難矣哉漢世祖中興諸將得過家者令有司具少牢行拜掃禮以為榮而宋岳武穆亦嘗以母喪還廬山前史特書之若聖天子以仁孝撫世俾有勞于國者得遂其私比於建武之詔而李公不忘其親兩被殊典殆有慕於岳侯忠孝之名宜諸君子播之聲詩寫之毫素以侈大恩勵大節豈直離亭繾綣之際輸其伏劍對酒之情而已邪雖然關陜之境兵荒相尋宵旰之餘屢勤西顧發南甸之粟出内帑之金拯濟

之策不遺餘力葢自今歲以來天心稍恊民力僅蘓九重之憂漸釋而大臣之私始可白且遂焉此公之所以得西也河隴之上山川相望松楸鬱然發戟生光使西人老稚因公之歸而舉手加額曰吾君之不忘勲舊如此又披圖誦詩而擊節嘆賞曰中朝縉紳之樂予人為善如此其美談榮觀不既多乎然此猶孝之小者公尚促還闕之期乘時建功於四方申河山帶礪之盟致珥貂横玉之貴以續先公之烈以答聖天子之寵以無負

諸君子期望之盛心斯孝之大者公可不勉與公之子玑舉進士官中書舍人以經術顯於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識者又以是占李氏之澤方盛而未艾云

汪君自吏部待選還新安省覲送行序

成化甲辰乙巳關陝并洛三省民大饑亡者相枕籍於道或連數村蕩無居人木葉草根發之一空人相食至不恤其骨肉以苟活旦暮流傳之語蓋不忍聞聖天子惻然軫念元元時下寬大之詔與民休息屢出大臣挾

內帑往賑卹之又建行入粟補官之令于江南北由是生員得齒國子胥吏得附銓選粟入既多民稍得濟而吾鄉之為生員胥吏者亦往往來預若汪君文其一也夫其所以傾橐不恡而上之有司者蓋不獨於我有發身之階而已亦將於官有活民之力焉其名雖利而陰則義行乎其中較之他途猶賢乎已鄉人居京師者榮君之歸請贈言于予辭不獲則告之曰民瘼復有甚於今日者哉言之愀然于色聞之戚然於心蓋人人同也

汪君之所親覩也傾橐而濟之以預有活民之功者非汪君之徒歟然則使異時受恩命於朝有民社之寄亦何政術之暇於他求哉惟無忘今日而已汪氏為新安著姓皆祖唐越國公其自唐模遷鳳凰者曰希旦為宋直秘閣自鳳凰遷章祈者曰傑為元徽州路推官率有民功著於鄉邦而君又將有禄仕以承其先祀啓其後人諒哉其歸之榮矣於戲水旱之災堯湯之世所不能免惟修人事則可以弭之故上勤於公有所儲而不匱

下儉於家有所恃而不窮則交相得而水旱不足以相病矣君之歸也在上者吾不得而議之在下者其為我相告語相勸勉而以儉為四方之倡則庶幾吾郡之福也哉

贈魯公知膠州詩序

初成化戊子秋河間魯君舜卿以尚書亞魁京闈京師人翕然誦其名而稱之以為大科可拾取也上禮部久之弗偶君年益壯學益邃而無餘子瑣瑣得失之心乃

乙巳夏上吏部舉銓士第一人太宰以下又憮然曰此所謂名下無虛士也廷授知膠州鴻臚高君時舉於君生同鄉學同志請縉紳之詩以贈別謂予亦鄉人也宜屬以序夫士釋韋布一蹴而至大夫秩五品持一道之印以奔走數百里之人榮孰甚焉然官高祿厚則其副之也難故不以為榮而以為懼者君子之心也膠為山東大州擅鹽鐵之利地瀕于海設守禦之師兵民雜居征調蝟興而又有諸縣郎吏受成於下藩臬大府之臣

責成於上守失其道則榮非其榮而士之望也孫矣學古入官志大而才足固不借聽於人而贈言之義則亦不可廢也竊聞之清慎勤三言古當官之法可以終身服之而不易者也言雖熟於人口而克踐焉者或寡矣請以是為君誦之可乎君世父曰山西大參公父曰邺陽令君政聲德望實相後先且諸贈言者又皆有責難之義而無流連光景之詞吾知君承乎家庭漸漬者既深獲乎朋友愛助者益多其知所懼而不輕其土地士

民也審矣官足其在公之分祿稱其惠民之澤豈弟君子之稱燁然起於山東為諸州之冠受朝家旌擢之榮增輝鄉邦無負所學發軔于茲乎魯之先兩君於先尚書襄毅公實相友善近者吾弟斂德筮仕官僚又實從君之後通家之誼誠非一日之好一面之雅者比故特序其事於羣玉之首既以規之亦以期之

送都閫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六衛之師以

控扼諸番尤西南重鎮也邇者兵部以擇帥聞蕭君大用受命以往鄉進士馬君謙合諸姻友壯其行乞贈言於予予不及識蕭君然竊聞之縉紳間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詔使虜庭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户至僉都指揮事智名勇功出列營諸校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嶲地南接滇池西雜吐蕃誠蜀之要衝然國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漸被者日廣冶塲塩井之利

足以裕邊學校弦誦之風足以興俗近者諸番又鮮出
沒之患則建昌之為樂土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
守其土撫其人固綽乎有餘地矣或以為蕭君夙將且
有志於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不然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
豈可以所轄為荒服分閫為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視篆
之後簡其士馬修厥戎器廣屯田禮師儒毋狃於宴安
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

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公之所經營而奪蠻險者也忠賢往矣遺蹟具存慨然興起於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食諸番嚮風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鎮元戎之選珥貂横玉之貴皆上之人懸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勗哉

贈監察御史汪君序

御史秩雖下而實有天下之責天下事無巨細御史鮮不預者大朝會則糾儀大祭祀則監禮大征伐則督軍學校選舉行河決獄一切禁戒之政與夫稽考積弊糾察非常必參用御史一人出按於外則自羣有司以及文武大吏悉聽約束視其言為進退其立朝也自宮闈以及將相勳戚有過大政令有闕必庭論之一歸於禮法乃已御史之責重如此而祖宗以來亦重其官其理刑也必試可而後與其竣事也必覈稱而後復一不如

令則外補甚則速竄其出處與諸曹絶異蓋慎之也予嘗以謂御史皆其人得其職則天下無不集之事無不避之臣明天子可垂拱而治矣汪君從仁舉進士為行人試監察御史一年都憲報可以實授請于上從之從仁起江南諸生如不勝衣而所居事理不以難易為戚欣胸中涇渭確然私謁凛不可犯殆知其責之難副而不取足于聲勢者歟其尤難者性敏而力學有求益嚮往孳孳不足之心視彼發無當之言以規大利樂不羈

之行以取大辱者誠不可同日語矣飭羣工熈庶績以上副明天子責備風憲之緘心固不繫一從仁而從仁克當慎選以倡其同寅以比迹於古司直之臣不在玆乎從仁世居徽之婺源其從伯監察御史文燦從叔按察副使希顏從兄大理評事守貞皆起進士敭歷中外為時聞人故從仁有得于父兄師友之間而加策以自進于高明光大之域有可必者如此予不佞於汪氏最厚輙與諸鄉人舉酒相慶而又緝為之說以致萬一愛

助之意焉

贈中書舍人姚君歸省詩序

國朝進士甲科惟正統壬戌翰林侍讀贈禮部侍郎吉水劉文介公榜最盛而後嗣之通朝籍居京師者視他榜亦盛然歲時還往蹤密不齊未有能合之者吏部尚書贈少保嚴郡姚文敏公之子中書舍人吉甫首倡為之四十年通家之誼藹然如昨日由是喜有慶戚有弔麗澤之益有加蓋自隋唐設科以來其嗣人之有會寔

自今始未幾吉甫將歸展文敏之墓且省太夫人于故鄉舊之會者或注官而出或予告而去離合勿偶也而吉甫又為此行於是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新安程襄毅公之子左春坊諭德敏政詹事府主簿敏德兵部尚書贈少傅南京白菴敏公之子錦衣千戶鐀翰林編修鉞太學生銓翰林學士贈禮部侍郎嘉禾呂文懿公之子禮部郎中崇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昌黎韓公之子兵部郎中恍鄉進士慥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固安王公之

子鄉進士瑁太學生璟刑部尚書廬陵王恭毅公之子翰林侍講臣户部尚書濡須薛公之子錦衣百户靖都憲東安李公之子訓導德容大理寺正德恢中書舍人德仁學士金城黄公之子琳方伯二山王公之子兵部員外郎政叅議慶陽倪公之子鄉進士英曁兵部尚書陝右陳公之婿大理寺副余君淵共十有九人相與醵而餞之且各賦詩以道繾綣不已之情而推敏政為之序於戲士生斯世富貴利達不足計而能不失其世守

之為難也盖國必有世臣而重家必有肖子而興士必志於忠孝而貴典籍所傳不可誣也今吾與諸君子藉先人之澤誦詩讀書以有祿位於朝或藏器以待用于異日而又獲講世好於斯豈直今世而已哉喜有慶戚有弔固人情之常不可缺也而有大者焉善相勉過相規使言行不戾于先訓忠孝不忝于古人聞者欣慕觀者效法而後斯會之光可書也崇階之龍懋賞之延世豈無之而君子所貴則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吉甫居

近侍奉清光者九年其才猷蓋未能盡見然夙夜在公謹恪不少懈忠之端也進陟之恩旦夕將下乃翻然告歸惟掃松楸奉甘旨之為心孝之端也忠孝士之所難為人後者之所當共勉也然則文敏公之澤其未艾乎諸君子之詩所以惜其遠别徯其速來者將責善於吉甫有遠大之望焉亦非直遊從之私而已

北觀序

寳應陶成懋學早負大志以經術取南畿鄉貢如拾地

芥其天才横發如天馬之不可羈識者疑其所出或雜中繩矩而懋學當作意處反似似類處子拂士一點畫不苟葢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懋學以其暇日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往往逼宋人不說近代五七言古律詩宛有思致篆隸書亦髙古不逐時好予心異之曰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耶惜力不足以振之而懋學亦崛然必思有以自振雖居當路強有力者恒藐之不恤也一日告予曰戊嘗登金山眺吳門縱舟西湖觀潮淛

江思起古豪儁而上下之呼酒放歌以盡東南之勝不知者或目成為侠令成數益奇諧益寡矣然氣則益振自分非師成者不可以屈成也閒自京師出居庸踰上谷入雲中其山雄抜其木悲壯其人勇而尚義將往遊焉歷訪古戰塲及虜所出沒勝敗或得其詳于退校散卒之口其必有可喜可愕可頌可罵者豈惟足以昌吾言進吾之所能成異日不棄獲進南宫奉大對當以紓胸中之奇以自効于聖代然不知者又將侠成矣成豈

恤是哉予奉使南京既歸則有見之於上谷者矣久之云已在雲中凡文武鉅公開閫建牙其地者爭延致之恒恐其去然懋學性疎爽不可拘縶雖甚相好者得其字什五得其詩什三得其畫什一亦卒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閟以求售者也間一還京師久之又將北行曰成志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北之勝且告于其所往還維時仲秋關塞早寒禾黍既登草木漸變吾知懋學撫流光而飫大觀其所蘊益充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浩

乎其不窮豈以一世之榮悴為戚欣者哉昔宋陳亮負才卓犖俯視一世雖遇考亭亦不為屈其後卒魁天下而論者以亮經濟之策迄未得施為深惜士固不可知也矧懋學近更其字為敬學益將斂華就寔而慕為處子拂士不獨其製作然也其所至殆將有予不及知者乎於是西涯學士為作北觀二字于卷首予特序之而匏菴諭德諸君子繼聲其後焉

贈工部主事程節之序

我文廟徙北都以來國用悉仰給東南河防之臣每置司于要衝以專責之濟寧其一也盖泗沂洸汶之水畢會於濟寧而分流於南北勝國時開會通河以漕東南之衆永樂初從而濬之置牐以畜水時其啓閉工費而事殷於是工部都水主事一人受命涖之兵民長吏有事於河者悉受約束牐壩庶官之進退丁夫衛卒之發遣湖泊津波之修葺木石茭泉百需之歛散皆受成焉得其人則安坐而事集非其人將委頓而事隳故主事

之蒞濟寧者必慎選也而吾宗節之適受命以行行有日其鄉之仕者曰是可謂得人矣乎相率而請贈言於予予觀節之以春秋魁淛江舉進士高第通經學古明於當世之務蓋無官不宜而況水部哉節之以進士觀政於工部有聲出其同行奉使于畿北于閩南于江之西無虛歲皆以公勤聞蓋無施不可而況河防哉諸君子以慎選得人為同鄉之光是矣乃諉言於同姓之鄙人其何足副之雖然予嘗往來河上得河防之詳成規

燦然可按而行行之力弗力繫其人不必論然事有出河防之外者不可不知也中朝士之往來有事於東南者南郡及江浙嶺海閩楚滇蜀之供奉于尚方者貴倖勲戚之家貿易於兩淮於三吳者聯檣大舶必駐濟寧旗鼓相望燈若神人符檄追呼急于星火而有司之疲於應命從可知矣水部之臣受命而中處俯仰之間毀譽乗之榮辱繫焉中人以下能無動乎處之難殆有甚於河防之常者矣節之行哉先正有言君子求盡其在

已者爾在人者所不強也在已無愧則人之譽者不足為榮毀者不足為辱將自治不暇而又何暇于徇人也哉以是心求之慎選得人之慶又豈直同鄉之光而已節之先世自新安徙淳安與予皆出陳忠壮公之後而予於節之行稍尊竊意其名位所極行業所就當有元宗之望焉故不得以同姓之私而已於言也

贈五官保章正周君序

古之傳經者有專門之學故其業精可以淑人其術良

可以用世豈若中世之剽竊緒餘高自標榜偃然當其名而不虞有識者之議其後哉蓋經學之不克世也久矣縱有之而上之人取士不以此故經學益微而經學之中有曆象方脉二家猶有克世之者然上之人亦以此取士于二家故曆象方脉之術業自國初言之誠有其人私淑之餘引而伸之或祖孫相繼顯于鄉或父子相繼顯于朝若周君良輔則亦其一焉周君世家彭城自其先公以明玄象曆數受薦而興歷官欽天監副以

終君少而誦法于家庭不自等於中世之士殆其業不底于精術不充于良其志未已也監試其所學率中式乃者五官保章正缺員遂共以其名聞詔可拜命之日親知之士咸以為榮其內之兄劉君佐亦予之近戚也間請一言予竊誦四代之書亦嘗反復二家之説方脉求暇論若歷象之學豈易言哉堯舜之初政也諸所未遑而兢兢于欽若敬授之令惓惓于璣衡七政之察彼誠知所先務矣我國家稽古正官立欽天監以總歷象

之事有長有貳其分涖也有屬其受學也有徒且著令凡術業之在官者毋他徙不在官者毋傳習其慎之如此而保章氏在周官則掌日月星辰之變者也周君以世學膺慎選承渙恩是誠榮矣不思有以副之可乎歷象一也而象為重象所以察天也察其常以合於歷則下有所據以興作于事功察其變以麗于占則上有所警以勉修于德政或舛之失次或諱之取容則職非其職而失其所以為榮者矣周君勗哉歷象之得失固不

繫君一人然下淑其徒上輔其長益進于術業以求無玷其先且勵志于古人而無勤于士議庶幾足以稱朝廷選舉擢任之公月課歲計而有成績不自已焉將次第以進于長貳之列無難者區區經生之談又將不一書而已也

贈葉君與謙南歸詩序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之胄介弟曰與謙君素以孝友聞而又喜讀書無紈綺之習蓋文莊公歷四朝出

入中外三十年奉親理家皆於君是賴而君亦能副公之託公雖貴有勲名手不釋卷所蓄古書名帖葢不下鄴侯與歐公且校讐如法而文章製作亦傑然髙出一時獨宗譜亡失未備葢嘗以屬君君求之累歲得石本於松江由是闕者完譌者正而公久已下世不及見也乃者奉以入京請題于館閣諸公久之以太夫人髙年在堂應例入粟賑饑恩授承事郎以歸國賔王公司言都督袁公冢器允功喜君之來而不忍其去與交游縉

紳繪圖賦詩以贈諉予序之予聞昔郭有道隱不違親貞不絶俗雖不求仕而間至京師憂人之憂未嘗立異千載之下想其風釆蓋邈乎不可及也君將志乎有道者歟百世之譜既失而復以成文莊公之志俾無憾于地下又託名世之文以傳此君之所以來也高年之親雖無恙在堂而定省不可久曠又得官比于命士足以慰親庶幾如毛義者此君之所以去也所以來者弟道也所以去者子道也以是心推之則獲乎友朋而受麗

澤之益濟乎貧乏而預活人之功非有道者不能也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吾又安得不以是期君也哉先少保襄毅公與文莊公同在諫垣又並命為參政于山東西號最相契而文莊公尤愛予每有奇書佳帖必相視顧予之鄙樸不足以副其教為可愧也故因序贈君之詩而述通家之好焉

贈中書舍人楊君序

中書舍人楊君應寧官九載上其績于朝其同寅樂君

之宦成而君乃請賜假歸展其先壟又不能無惜别之意焉以予辱交于君請言為之贈於戲仕必九載而後課其功者虞周聖王之制而秦漢以來未之能行也或一歲或間歲不數其殿最而遷陟隨之故士習奔競治趨苟簡日甚我髙廟有見于此慨然復虞周之制為著令今百餘年矣而乆則勢不能盡然於是才足以達變力足以受知者往往不俟考績而進進且不次焉惟侍從之臣無事功得自見而又慎靖謹恪耻于自達故九

載考績之格守之甚堅罷常祿以俟後命有至三四載者勢固爾邪楊君與予少受國恩最厚前後教養于翰林又前後舉進士為侍從之臣而君學問宏碩可以當師儒之尊議論嚴正可以受臺諫之託才術優裕可以倚藩府之長予蓋不及也而君怭怭自守夙夜在公退與諸生講習不輟泊然有足樂于其中歛然無所暴乎其外與布衣無異而有識者固築其為端人良士也豈終于人下者哉雖然枉尺直尋大賢所戒行義達道君

子欲之君既上其績于朝矣循資而升以晋于大夫之列重其禄而責其成君之所安也有如君者因其宦成相與昌言于上而有不次之擢焉君亦將安所辭哉傳曰本之大者其實茂膏之沃者其光燁君之為從官也久矣閱歴之多持守之確為士類之所拭目也深矣掃松之後式遄其歸推所養以自樹立于聖明之朝不可失也振士風而賛治功固不繫君一人脫君有焉使人稱曰此朝廷涵煦作育而得之者宜其過人如此豈不

偉哉諸君子亦寧不有望于楊君也哉

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壽詩序

古之號良將而獲上壽者若周師尚父吴延州萊季子當八九十歳時或勝殷誅紂或却楚救陳千里將兵一何壯哉計其後皆百餘歳漢營平侯趙充國唐汾陽王郭子儀亦年皆八十餘而汉中興之功福禄榮名與國咸休至今想見其人邈乎不可及盖四公合乎孔子之所謂仁人箕子之所謂攸好德者其獲乎上壽有以也

夫中世之為將者則不然相矜以權利而謂武人但取其材勇耳他所勿計焉其功固燦然照乎册書其名亦喧然播于人口其富貴尤赫然動乎一時然較諸古之為將者其所得多寡則不可同日語矣若今太子太保襄城侯李公良用其庶幾有志於古之所謂良將者與公世家和州自其曾大父以鄉人子仗劍從太祖渡江遂長燕山左翼之兵其大父事太宗于潛邸舉靖難之師受封襄城伯而公之考以世爵屢扈從北廵歷仁宣

兩朝總帥鎮山海者一守南京者再受知楊文貞公而與黃忠宣公同典留務實嚴事之於祭酒四明陳公司業臨川吳公皆執禮甚恭其師友淵源所資既深故名德勲猷所就甚遠殆庶幾古之所謂良將者矣公承世烈之餘敦詩説禮謙已下賢而又嫺于武畧有祖父之風當英宗時嘗領宿衛暨今上之初遂受股肱心膂之託入則總五軍預大議出則佩將印攘四夷進封列侯上保儲極勲望日隆而心愈下以寳貞道人自名其繩

武之志許國之忠槩可見矣今公年五十有一歲八月之望初度之辰也儀賓王公司言於公有嫺好作壽意圖而聲之詩歌將與縉紳舉盃相屬俾走為之序惟先尚書襄毅公夙與公同事西南夷而走又承乏宮寮之末故竊以其所聞者為公誦之天眷皇明必有世將之臣獲上壽為一代之慶庶幾見之而幸於公有世講故祝之深期之切不自知其辭之費也雖然師保之職茅土之封比隆于尚父季子營平汾陽者公所有也身膺

百福為國元老由八十以至于百歲者人所望于公也乃若陳丹書以格君閳六義而知德陪廟謨則以不殺為武守爵禄則以不欺為忠增光前人比跡四公而為一時良將使功垂竹帛慶流子孫非仁人攸好德者不能也公豈可退託而不自力也哉中秋令辰壽燕伊始敢以此先諸君子之作南山之圖崧嶽之章嗣是而有不一之書者當未艾也

賀禮部侍郎康公序

於戲天人之際微矣其職沿于羲和之命重黎之司其理出于禹箕之疇羲孔之易非賢聖之士類不足與此迨秦漢以來設專官而付之星工卜史則僅傳其歷法象器之遺天人之理知者益鮮矣惟漢廣川董子對天人策以闡道原宋文靖李公陳災異章以匡君德元魯齋許氏定律歷志以成大典庶幾先王之世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學惜乎當時不究其用或用之而不能久也乃若熒惑守心變亦大矣而進三可移之說山摧孛

見天下旱蝗災已極矣而倡三不足之言有道之世願

治之君將焉取于斯人而用之也哉吾郡康公用和自

其少時受學家庭即熟于春秋災異兼通易皇極両家

筮仕而為監察御史遂以經學才術見重士林未幾被

詿誤出宰閩中久之聖天子經筵之暇留意筮法有以

公名上者驛召至京累授欽天監正力辭還江南適有

先大夫之喪服闋再被召進太常少卿一年特旨進禮

部右侍郎皆仍掌監事蓋公平素有志于廣川魯齋之

學思上窺易疇之旨以究天人之藴辨博之餘自不可
掩宜聖天子知之深眷之異而畀以羲和重黎之舊任
如此豈輕也哉夫天下之治忽繫君與相而尤繫欽天
之臣天有災祥君相不即知或知之而不以懼則治忽
從之矣使如文靖李公者日陳無所諱而疾視兩宋之
臣由是上思正體元之職下思盡調元之事六沴不興
天清地寧兵可戢歲可登民無夭閼而躋于仁壽之鄉
欽天之臣之功豈不大哉反是而求天下之治未之有

也或曰康公誠有志於廣川魯齋之學歟人莫得窺也若文靖則相也公烏得擬之予曰不然國朝以六卿行相事今康公進位卿佐矣聖天子用公之意願治之心不言可知矣天下之治忽殆繫公言公言之而使天下蒙其福且知儒者之效至于天人交孚歷象可徵非星工卜史可比豈惟同鄉之光天下之光也及時與鄉人舉酒為天下慶而此特發其兆云

贈知易州羅君考最復任詩序

成化乙巳冬山西太原民數百人具疏言知易州羅君其嘗通判太原得民心願補我府正缺員易州民聞之亦羣然曰柰何奪我良守上疏請留事俱下吏部未報適羅君以三載考績至得書上最而還易人大喜惟時易人之在朝者儀賔王公司言最顯且文將乞縉紳之詩以贈君屬予序予方嘖嘖羅君而莫能致其詳者詢之王公王公謂予言羅君羅山人起鄉貢進士歷通判平陽太原督山塲薪事于易州有才而廉嘗為八府五州

之冠會我州正缺員易人赴闕請畀君獲命當是時易
方苦于歲侵而賦役夫征保馬三事民患尤甚君審于民
而省常徭九之一請于上官而減征夫之金五之二又
懇請於朝而蠲保馬逋負之徵五千有畸由是易人少
蘇而君於他政始克次第為之勵生徒之業戢戍卒之
擾申闤市之禁修廢窒罅不遺餘力抵茲三年政以大
成往時僕以掃墓恩西還始識君得其政之大端恒往
來於心不能忘又竊懼其有遷陟之命而吾州弗克終

其惠也子雖不及識羅君然聞其所至得民且因王公而知其名實相副如此憮然曰於戱今之為政者懵於舉錯而甘置其身于無聞之地則幸而不為其民之所賤詈者亦已鮮矣又其甚焉怫民之性而一切以苞苴徼纆從事則幸而不為其民之所疾訟與瓦礫之所揺擊者又加鮮矣況能望其匍匐請留至再至三至於兩境相爭以不得賢守為戚者何相去之遠哉若羅君者豈非賢哉雖然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羅君之政則誠

美矣使加以黽勉不怠之心而求進于西京循吏之列將易人之感戴益深朝廷之旌擢益至或進守大郡佐大藩其名實不益孚而仁民澤物之功不益宏哉王公以貴戚惓惓于故鄉知其民瘼之所在而求諸君子詠歌其賢守以比於鄧侯賈父之遺音尤可謂難者故序其事而不辭

賀順天府通判馬君序

京府通判其祿秩雖與列府同而禮體則甚異蓋其入

則懸牙符與朝臣序立丹陛之東出則擁騶從與丞尹大臣聯署而涖政三載奏績則受天子之勑命貤封其父母而及其配焉視外臣之必俟九載乃得請而又有得不得云者獨非榮幸哉吾郡祁門馬君汝才初以太學生屢試不偶而考銓士第一人廷授順天府通判今三載矣鄉人之仕京師者相率請慶言于予曰非是則何以勵宦成侈上賜而為里人之光耶嗟夫士讀書而有志於用世居朝行者或閒逸而不獲自試以親民處

州縣者或困屈而不獲自致以近君皆士之所不滿者若夫有近君之榮而無親民之權得行其志而顯有成績若馬君者亦誠可慶哉雖然慶之而不有以規之者市道也非桑梓之義也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士之法守而不可忽焉者也夫近君而不圖所以致君則忠勤之道缺親民而不圖所以澤民則公廉之行睽皆士之棄也君寧有是哉由韋布而積之以有今日由今日而積之以至於

六載九載如一日焉斯無負于士而慶可申也抑孰有負經術如馬君有治才而不怠如馬君必俟乎六載九載而後遷陟之也哉

贈太學生郭君南歸詩序

郭君鍊卿家蘭溪之霊湖世以易學闡其先多以是經取科第為臺憲部郎中舍至君獨早失怙恃而奮志有立亦思以是經發身數奇諧寡屢弗利于有司其鄉之人鮮不為君惜者會河南大侵始循例入粟賑饑得上太

學久之以省親南歸其友進士知莒州葉昌伯之子澤賓君之壻求諸縉紳贈行之詩而以序請僕觀士之發身不必盡同要之其出也有名而不戾于法則其終之所成亦必有足見于世者不可誣也方逦歲之大侵也陜洛為甚民流亡相仍守吏坐視莫之能救主上有憂之元老大臣不得已而畫理荒之策由是諸生得入太學亦偹一途則諸生之來者豈有所自覬而為是僕僕者哉上以仁倡下以仁感雖非先王偹災之政而其情

則有足亮者矣彼唐宋之季士不知所法守而苟進趨名挂于斜封官出于内批屢興屢仆而不為之慚沮卒并其所有者失之其視君輩發身出于明詔所載而預有活民利國之功養其才以俟用者其相去豈不遠哉昔黄霸以入粟為郎至二千石進秉國鈞為漢名臣士固不可以例論也矧未必恃此以終身而挾有志望者哉郭君勉之他日自太學生以世經取高第繼美其先之人而以功名自見于盛時豈不益有光于斯途而無

負于縉紳贈言之意哉中舍時順力學好古以詞翰妙一時僕亡友也故於君之行序不以辭

贈南京太常卿翟君詩序

成化乙巳冬詔特以尚寶少卿翟君廷光為南京太常卿初南京太常以留務簡往往置佐貳未有卿有之實自君始豈尚寶之臣職親而地近非遠外庶僚可比故上屬意之深耶於是同年友之在朝者各賦一詩致慶餞之意而屬予序之惟今制官至于三品則恩之所推

上逮其祖下延其嗣出入肩輿比元老而飾終之典貴其先以及其身士一生所願欲而不可兼得者至是可畢遂矣夫其受之也深則其報之也至而况歸然被非常之恩膺不次之擢如君之受知者哉南京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鄉陵寢在焉而太常卿秩三品實典祀事君固不能不勉焉惕焉以求所以副之者矣仰惟高皇帝創業垂統奬忠良僇奸慝以追迹唐虞三代之治法令昭彰百世如新苟勉於其所當慕惕於其所當戒則

名與位亨身與寵偕天下臣工宜莫不然而官南京者覲省過化宜所先也又況官太常握印章而歲時執祼獻之禮于橋山之下者乎吾知君之所以副知遇者有餘師矣君成化初舉進士即教養於翰林文學之進才氣之充人率以為遠器已而給事黄門益究心職務章疏之陳封駁之出又足以裨闕政而樹成績一遷鴻臚再遷符臺聖天子特超擢之而不與常命者等固簡知之有素哉君世家洛陽中歲定居南京君之兄廷瑞方

佐南京大理兹之往也葢有桑梓之榮有墳廬之樂然君子不以是取足于君也年方壯氣方鋭士之所當為者宜有大焉勵所操而慎所擇理其所舊學而擴之以古之名臣自期待此有志者之所為也異時非常之恩不次之擢輿論又將歸之而君亦且有不得辭焉者哉竊不佞以是為贈言者先亦自附于朋友責善之道云爾

篁墩文集卷二十五